

早年的早自习



小时候,我们也上早自习。

那时候,没有闹钟,大人为准点儿叫醒孩子,都不敢睡得太死,睡得太死,就会招来小孩子的胡搅蛮缠。好在那时候也没有电视等娱乐,大人除了有早睡早起的习惯,也有数鸡叫的习惯,大抵是鸡叫三遍,就连忙叫起沉睡的孩子。但是,在时间上,确实没有一个定准儿,也有叫得太早的时候,凌晨三四点被叫起的次数也不少。

一个孩子起来之后,他会把全村的孩子都弄起来。那时治安好,没院墙,早起的孩子直接拍打门环:“天明了,上学晚了!”

第二个孩子起来后,会同小伙伴一个接一个喊醒别人。接着,他们大喊:“起来喽,上学喽——”最后,还恶作剧地学几声狗叫,把全村的狗也都叫起来。一时间,鸡叫、狗叫、小孩儿叫,整个村子沸腾起来。

村东,有一群怕鬼的小孩儿早在那里等着。他们只有凑到一块儿,不敢离群,觉得离群就有被小鬼抓走的可能。因此,小一点儿的学生视大学生为救星。大的走两头,小的走中间。

向东走一里,即有一小桥,相传,此处“紧得很”(恐怖),据说在这里放屁就不会放响的。相传有人

走夜路,途经这里,被鬼缠到桥下;一头晚归的耕牛,生被引到稀泥里,动弹不得。我几次求证鬼的模样,大人们只是笑而不答。

那时,我刚上二年级,在孩子中算小的,所以就被围在里层,特别是走到小桥中间,我会下意识拉着同伴的衣角,不敢环顾,只听到噼里啪啦的脚步声,也真的没听到过放屁的声响。

过了小桥,大家都“有种”起来,看谁吹得厉害吧——安鼻子戴眼地各自编着鬼故事。还有人为证明自己的英雄虎胆,拼命地往回走几步,但都是做样子,因为他走不了几步,大家就一下子向前跑开,剩下那个“英雄”就会哭着骂着追上来。

再拐一个弯儿,就要到学校了,看看东方,还没有明的意思,就有人掏出火柴来,偷些村庄的秸秆,烤起火来。有的孩子玩起了火把或火球,引得大家连连叫好。当然,免不了在放学时候被主人堵着骂。不过,挨骂时大家都把目光移向别人,装出一副局外人的样子,显示自己的无辜。

到班里,各自燃起油灯来,豆大的火头儿,只能照出眼前那块地儿,看小一点儿的字,都瞅得眼生疼。冷不防哪个捣蛋鬼一口气吹过来,一个角儿立马陷入黑暗。后来,为防止灯被人再次吹灭,有的干脆装上个纸罩子。天哪,想想看,浸油之后的纸罩子哪能不易燃,一会儿这里火光冲天,一会儿那里火光冲天,害得老师成了救火队长。火被扑灭后,大家少不了接受一阵审查,审查之后,又少不了挨一顿揍。一个早自习下来,手上、脸上、鼻子里尽是油灰。

自习过得真快,念不了几页书,就天亮了。只听老师一句“放学”,小孩子们便“吹灯拔蜡”,欢呼飞去。

难忘早年的早自习,它让我一次次找回童年的快乐。
(郸城县教体局 付仙)

我和“美女”的故事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在省城上学,在一次下乡劳动之后,语文老师出作文《记一次劳动》。一星期后发作文时,老师拿出我的作文说要念一念,“我随同学们挤进喧闹的车厢,放好手中的行装,火车吼叫一声,拖着灰色的大辫,披着灿烂的霞光,锵锵地,奔向辽阔的远方……”

老师念完,班里有同学说上述一段有抄袭之嫌,于是语文老师叫全班同学用七天时间翻书找根据。七天之后,同学代表说:“在图书馆找到描写火车的作家七位,有写火车为‘巨龙’、‘怪物’、‘铁龙’的,声音有‘咚咚’、‘锵锵’、‘怒吼’、‘怪叫’的,找不到作文抄袭的根据。”老师说,“挤”进车厢、“拖着大辫”、“披着霞光”等词都很形象,灵活运用不等于抄袭。

在老师肯定了这篇作文之后,抄袭风波偃旗息鼓了,没想到引来另一段风波。邻班一位人称“美女”的同学托人转来一字条:“你愿意接受一位女同学的好意吗?”我叫来人捎信,说谢她的好意,不能接受。谁知她不罢休,又捎一字条:“你愿意告诉我不能接受的原因吗?”我不想骗她,如实告诉来人:“家庭我大姐做主,说我母亲去世时,把我婚事托付于她,她在临县找了一个上专科的女生,假期已见过面,并有许诺,我不愿伤害她。”

按理说这事儿也算完结了,谁知她不完结,毕业三年后托在省水利厅上班的同学通知我,去参加她的婚礼,还特意安排“带夫人一起去”。她与我校

矿测专业毕业生、我们在校时的学生会主席准备成婚。那位学生会主席原是某矿务局团委书记,脱产学习后,比我们毕业晚一年分回了原单位。省厅上班的那位同学夸她找了一位中层干部,她看我一眼,红着脸,笑道:“捉不住鲤鱼逮个蚂蚱呗,啥办法!”

因参加婚礼的同学多,我只顾与其他同学交谈,夫人与“美女”交谈挺热乎,二人成了好姊妹,按年龄我夫人大“美女”三个月成了“大姐”。临走,“美女”给我夫人一个本子,是一个精致的塑料皮笔记本,翻开,里面是我近三年来在《河南日报》上发表文章的剪贴,有二十多篇。我夫人高兴地告诉“美女”,连同在《解放军报》、《郑州晚报》、武汉军区《战斗报》发表的还有二十多篇,回去可收到一块儿。“美女”高兴地说:“在校时就知道他是个啃大部头的主儿,不然写不出那样的作文。”

事情本该就此了结,谁知美女在“文革”中给她“大姐”来信,说她遭遇了不幸,她爱人经不住无端批斗,跳楼自杀,丢下三岁的孩子。对于“美女”的不幸遭遇,夫人非常同情。我对夫人说:“写封信安慰一下。”夫人说:“请你放心,咱还是该对‘小妹’抱着理解、尊重、和气、大度的同情心态回信的。”

路在延伸,感情在延续,只是变成夫人与“美女”的事儿,我与“美女”的故事也就此打住。

(淮阳县西城区 杨占标)

当范进遇上陶渊明

天气晴朗,惠风和畅,阳光普照着绿田,潺潺溪水自由自在地流淌着,水中鱼儿悠闲地游动,好一派田园风光!

溪边一棵柳树下有位长者,悠闲地钓着鱼,嘴里吟道: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……”他时而仰望着天空,脸上浮现出无比快乐的笑容。就在这时,手拿木棍、蓬头垢面、风尘仆仆的范进从远处顺着小溪飞奔而来,嘴里还不停地喊着:“中了!中了!”像头野猪。他看到了这位长者,惊讶道:“你不是陶渊明吗?诗人,我的大诗人啊!”陶渊明一脸疑惑:“怎么了?”范进急忙扯住陶渊明的手就往外拉:

“去赶考啊!走,我们去赶考!有荣华富贵等着我们!到时我们要权有权,要势有势,就不必过这样屈辱的日子了!”蔚蓝的天空,淡淡的白云,陶渊明望着天空长叹了一口气:“人各有志,你去做你的官,我还是钓我的鱼。”随即又握起钓竿。范进愣了一会儿,又突然发狂似的嘴里不停地大叫着:“中了!好!中了!”拍手叫好,然后猛地一跺脚,又径直跑开,渐渐失去了踪影。

天空白云缓缓地飘动,水里的鱼儿仍悠闲地游着,微风划过水面,吹起层层涟漪。

(郸城一高 吴东元)

恩爱老夫妻

邻村有双小我两岁的“老鸳鸯”,夫姓冷,妻姓李。人们见他两口形影不离,相敬如宾,都会笑语赞之,后来一场病更加深了他们的亲密感情。

年轻时,老冷炮性子,妻脾气也犟,大小吵不断。每次吵过,妻蒙头盖脑三天不起,老冷外出一周不归。在邻居的劝说开导下,夫妻俩有所悟,火性子逐渐转变。步入老年后,对抗和冷战再不发生了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2005年秋,老冷突患脑梗塞,这可是要命的病。全家人慌了手脚。好在离周口三十几里路,抢救及时,才把老冷从鬼门关拽了回来,可落下后遗症,身体不受大脑控制,说话“喔喔”不清,脚手不能动,生活不能自理。这可苦了老妻子了,喂饭、穿衣,帮他翻身、擦屎端尿……孝顺的儿女也常跑来照顾,可儿女再孝顺也代替不了老妻啊。

村里一些同辈的妯娌可怜老李,开玩笑说:老头子有病你遭罪啊,想想年

轻时他那样不知恩爱……可老李却说,过去的事俺全忘了,虽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,可要是没有他,俺的家就不成家了。

在老伴的精心护理下,老冷的病日渐好转,不到两年时间,他就能拉拐棍一颤一颤地慢慢走了,尽管说话不清,但也能让人听懂。又一年,他能扔掉拐棍,还能干点杂活儿。村里人都说这是个奇迹。见老伴瘦了,常牙疼,还得胆囊炎,虽说没躺倒,老冷也多次暗中落泪,他深知老伴是为他操劳累病的。儿女们和亲朋好友送的滋补品,他都让妻先吃,并亲手给妻炒鸡蛋、熬粥。妻推让不掉。老冷说:“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,现在日子好了,别舍不得吃啊!”

老冷现在病全好了,妻的身体也基本康复,现在他经常骑着老年三轮车带着妻去逛会、串亲戚呢!人们见此情景,都说,人老了,知道恩爱了。

(淮阳县曹河乡 张宜举)

我依然快乐



既然选择了天空,就不要渴望风和日丽;既然选择了大地,就不要去渴望一马平川;既然选择了大海,就不要渴望风平浪静;既然选择了成功,就不要渴望道路平坦,这样才能多一份快乐。

学校要举办一个庆典活动,我兴奋极了,因为我从小就爱唱歌,一直在刻苦地训练,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。我虽不是什么歌星名人,但苦练造就了我的一副好嗓子,人人都赞不绝口。于是,我揣着一颗必胜的心去面试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就在我要参加选拔的前一天,我感冒了,该死的病魔夺走了我美妙的声音。毫无疑问,我落选了。此后,我仿佛每天生活在黑暗中,看不到星星和光明。

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庆典举办之际,老师说让我去伴舞,我不情愿,但还是答应了。从那以后,我每天都苦练,学校、家里,都能看到我练习的身影。

终于,庆典拉开了大幕,我忐忑地飘上了舞台,伴随着音乐,我忘情地舞动着,台下的人好像也被我的舞姿陶醉,跟随我舞动起来。表演结束后,四周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我向观众们深深鞠躬,又变得快乐起来。

我懂得了,即使不做鲜花,做一片绿叶也很美。

因此,我,依然快乐!

(郸城实验中学 刘竹青)

醋熘白菜

醋熘白菜是我最喜爱的菜品之一,每每想起,酸酸的、辣辣的味儿就涌上心头,甜甜的口水也禁不住往外流。

第一次享受醋熘白菜的美味是读小学五年级时。那时候农村生活困难,平常很少能吃到菜,通常是馒头蘸着辣椒糊糊就是一顿早餐,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左手往嘴里送馒头、右手往嘴里塞菜的日子。

那时是春节,母亲的娘家侄子来给母亲拜年。母亲很高兴,早就下厨做饭。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接待标准提高了——多了个醋熘白菜。夹一筷子白菜放进嘴里,酸酸的、香香的、辣辣的、脆脆的,真舍不得嚼。等醒悟过来,我狼吞虎咽地猛吃了几大口。母亲笑着嗔怪我嘴馋。

虽然我爱上了醋熘白菜,但以后一直没多少机会品尝。家里种了些白菜,都

被父亲拿到市场换钱补贴家用。后来我到县城和外地读书,只有放假了才能偶尔吃上一顿母亲做的醋熘白菜。那时我想,将来有钱了一定天天吃醋熘白菜。

参加工作后,回家探亲时母亲总要做一道醋熘白菜。虽然感觉醋熘白菜的味道挺好,但总没有当年够味儿。妻子向母亲多次请教醋熘白菜的做法,使出浑身解数,可当年的味道始终无法复制。

今年春节,我带着全家回去和父母团聚。母亲每天都大鱼大肉地招待我们。一天,母亲又加了一道菜——醋熘白菜。我勉强夹起一点儿,不太情愿地放进嘴里,顿时,满口都是久违的酸酸的、香香的、辣辣的、脆脆的味道。

母亲说我们小的时候没菜吃,不管什么菜吃起来都好吃,更不用说醋熘白菜了,现在每顿饭都有菜吃,也感觉不到醋熘白菜有什么特别之处了,倒是这几天我吃腻了大鱼大肉,才又想起醋熘白菜的好。

世间万物莫不如此,只有难以得到的东西人们才会珍惜。

(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谢新旭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
电子邮箱:
zkwbbxxs@163.com